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二十五回 草上飛斬符常譚閔 狄洪道擒皇甫醫生

卻說草上飛焦大鵬聽得備弄中腳步聲響，即便旋轉身來，搶出門外，把備弄截住。狄洪道隨後也跳到備弄。大鵬向北，洪道向南，各擋一面。

且說閔安存帶領家將，來到料房門首，只見門內跳出二人，為首的身長八尺，頭帶元縐六楞英雄羅帽，額上一個英雄結，鬚邊插一朵大紅山茶花，身穿元色密門窄袖短襖，兜當扯褲，手提青鋒寶劍，猶如猛虎一般，截住去路，遂大喝：“大膽強盜，敢到這裏來送死！”舞動雙槳，兜頭便打。大鵬起劍撇開雙槳，還手一劍劈來，連肩搭背，斫個斜分兩半。眾家將大驚，發一聲喊，往後便退。卻好西門守將活閻王譚江清提了石鎖，帶領眾人興沖沖到來。北門家將大叫：“譚將軍快來，強盜利害，閔將軍沒命了！”遂一齊站在一旁，讓江清上前。焦大鵬見他手提蠻笨家伙，知道此人有些氣力，便不肯等他下手，托地跳將過來，一個旋風奪圈圍轉到江清面前。可憐這活閻王看也沒有看清，早已腦袋落地，到那森羅殿上受實缺上任去了。焦大鵬遂即趕上前去，把眾家將切葱切菜的追殺過去。

繞過西門，只見南門守將符良提刀殺到。見了焦大鵬，大叫：“強徒殺我兄弟，吃我一刀！”便劈面斫來。大鵬不慌不忙，把青鋒寶劍向他刀上一揮，啣的一聲，符良的手中剩個刀柄，那刀頭落在地下去了。只見草上飛的這口青鋒劍，乃是他的師父玄貞子劍仙--七子之中第一個道行高妙的--送與他的，你道好也不好？所以符良的刀遇著此劍，正如沱做一般，把刀頭冠去了一大半。符良吃了一驚，慢的一慢，被焦大鵬一劍穿個前胸通了後背，將劍往上一挑，把符良從頭上直擗到後面去了。眾家將沒命奔逃，只恨爹娘少生了兩條腿。後面焦大鵬猶如老鷹拿雀，追殺過去。

我一口難講兩處的話。這裏動手的時節，那狄洪道向南抄到東門，恰好常惡踏出門來，舞動連環棍就打。洪道早將雙拐袖在手中，兩個在庭心中廝殺。這十名家將圍繞助戰，正打得亂紛紛，難以取勝。若論狄洪道，乃漱石生的徒弟，究竟也是劍俠傳授，何以不如草上飛甚遠？其中有個道理。只因洪道未學劍術，草上飛劍術雖則未精，究竟學過。若論二人本領武藝，相去不遠。只是草上飛輕身術妙，寶劍利害，再加一邊在備弄內，個對個交手，一邊在庭心中寬闊所在，加上十個家將，雖則終能勝得他們，只是一時難以驟勝。常惡正在手臂漸漸酥麻，被狄洪道二根拐滾將進來，腳骨上著了一下，那裏站立得住，扑的跌將轉來。卻好草上飛正到，趁手一劍，叫他快些追上三人，一同到鬼門關做摸壁鬼去。眾家將見拳師已死，驚慌逃竄，被焦、狄二人追上去打的打，斫的斫，殺得七零八落。

卻說皇甫良早有家人報信，但知道料房內走風，豈知拳師家將已被傷殘若此，提了一把板斧，將紫禁城開放，趕出城來。他只知道料房失事，出的北門，卻不見一人，遂一路轉向西門抄去。只見備弄中滿地尸骸，閔安存、譚江清、符良，盡皆喪命，急得心慌意亂。不知何等樣人，諒必前夜強徒一黨。將到東門，但見幾個家將沒命的逃來，口稱：“強盜利害，四位將軍盡皆傷命了！”皇甫良心中大驚。前面一位英雄，頭上胖頂六楞羅帽，耳旁一個大紅絨球，渾身緊裝扎縛，足登薄底驍靴，手中舞動兩根鑲鐵李公拐，似風卷也似的追來。皇甫良見來勢凶勇，舉起板斧，向著狄洪道頭上劈個朝天切菜。洪道將身偏過，一拐打來，二人一來一往，斧來拐擋，拐去斧迎，戰了十幾個回合。皇甫良那裏是洪道對手，只見他使發了雙拐，滾來滾去。皇甫良覺得虎口有些震開，暗想：“今朝家破人亡，斷難抵敵，不如三十六著，走為上著。”得個空閑，轉身便走。洪道大喝：“妖賊，你狼心狗肺，殘害良民，今日惡貫滿盈，還想逃往何處！”隨向豹皮囊中摸出一支金鏢，照准他後心打去。皇甫良一路奔逃，側著臉，把眼稍顧著後面。見他把手一抬，燦的一件東西到來，連忙將身一側。那鏢卻打在肩窩，頓時這右臂筋斷骨折，大叫一聲，那板斧噹啷的墮在地上。洪道飛步上前，將皇甫良擒住。

背後焦大鵬也到，手起一劍，揮為兩段。便道：“這等妖人，問他作甚？”二人搶進城中，見一個殺一個，把他奔妻子女，丫鬟仆婦，不問老幼男女，一門良賤三十余人，殺得干干淨淨。便尋得這間地穴門戶的房間，將榻床揭起，取過燈火一照，下面共有三人。

焦大鵬跳將下去看時，見表弟竇慶喜毫無損傷，心中大喜，便叫：“表弟，愚兄特來救你。今日且喜無恙，快隨我出去。”那慶喜官見了大鵬，兩淚交流，牽衣痛哭。只聽得洪道在上面叫道：“王能賢契可在麼？”王能正臥著，從睡夢裏驚醒，聽得師父聲音，情知大事成功，便道：“徒弟在這裏！”大鵬看見王能被他們將大鐵鏈鎖著，便把劍來割斷了。王能道：“多承好漢同我師相救！”大鵬看還有個後生，問道：“你姓甚名誰，怎得到此？”便叫王能帶著他上去，自己同了表弟也出了地室，叫王能一同先到外面醫室中等候他。卻同了狄洪道到樓上去，把皇甫良積下的金銀珠寶，只揀貴重，打了六個包兒，一把提著。趕到後面矮屋中，放了這班殘疾之人，叫他們你攙我扶，狼狽狼狽的，來到外邊大路上楓林之間坐著，等候天明，見有車馬過時，便可附載回家。將一包金銀打開，分派與眾人收了。眾人歡天喜地，感恩不盡。

然後二人回到皇甫家中，問起後生家住那裏。那後生道：“二位恩公在上，難弟乃余姚人氏，姓王名介生，今年二十三歲。父親早故，只有個叔叔，名叫王守仁，官為兵部主事。我在家中教讀，前月忽有人去聘請我做個西席，許我百兩紋銀一載，先付十兩聘金。因此辭別家人，同他一路而來，便到此地。若非二位恩公搭救，定遭毒手。”便問過眾人姓名。大鵬道：“既是忠良之後，且同我到了湖北應山縣去，待我把表弟交與姑母，便相送你到府。”介生又向大鵬拜謝了。洪道道：“你叔父是個窮官。”一面說，一面提過一包金銀過來，道：“這包你拿去，也可過度日用。”介生拜謝收了。狄洪道與焦大鵬戀戀不舍，二人便結為兄弟，當天跪將下來，撮土焚香，拜了四拜。然後各人起身，各自把包裹結在腰內，出得門來，分道而行。

焦大鵬同了竇慶喜、王介生到了應山。那竇璉見兒子回來，喜得個了不得。姑母見了慶喜，母子二人抱頭痛哭。就把王介生畝住，與焦大鵬住了十多天。介生同了慶喜，本是患難的朋友，如今感激他表兄相救，越加親熱，也結為八拜之交。他二人日後也都出仕為官，書中不表。後來焦大鵬送他到余姚縣去，我也一言交代。

楓林內這些殘疾之人，只要有了金銀，等到天明，自然陸續有車馬帶回家鄉而去。

皇甫良家內，自有地方保甲稟知魯山縣相驗收尸，追捉凶手。只好在沒有苦主陳告，也漸漸的罷了。

書中單表狄洪道同了王能回到蘇定方家，恰好定方起來開門。狄洪道到了裏邊，便把一錠銀子謝了。定方推辭一回，也便收了。狄洪道便把衣包收拾，師徒二人別了蘇定方，撒開大步，一路望長安進發。

有話則長，無話則短。不一日到了長安，徑至大石山中，來尋師父。恰好漱石生到四川去了。尋那傀儡生，也不見面。暗想：“此間除此二人，只有三師伯雲陽生居住後山，未知他可肯出去？”便同了王能，徑到後山而來。不知遇見雲陽生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